



· 哲学 ·

人民·联盟文库

FO SHUO SIWANG

佛说死亡

死亡问题的处理，紧密关系个体的临终关
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是死亡学发展的宝
关注的首要课题，对死亡问题进行全方位
问题形而上追寻死亡本体，形而下

理论和实践当中，在人类的终极关怀层面
教教义体系最为丰富深厚。佛教以生死为
其解脱之道建立的视阈基础广阔，对死亡
挥死亡对于生命质量提升的作用。

张岂之 主编 海波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佛说死亡

张岂之 主编 海波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佛说死亡/张岂之主编;海波著. —北京:人民出版社, 2013
(人民·联盟文库)

ISBN 978-7-01-012295-3

I. ①佛… II. ①张… ②海… III. ①佛教-死亡哲学-研究
IV. ①B948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153357 号

佛说死亡

FOSHUO SIWANG

张岂之 主编 海 波 著

责任编辑:辛岐波

封面设计:曹 春

出版发行:人 民 出 版 社

北京市东城区隆福寺街 99 号 邮 编:100706

网 址: <http://www.peoplepress.net>

邮购电话: (010) 65250042/65289539

经 销:新华书店

印 刷:三河市金泰源印装厂

版 次: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 本:710 毫米×1000 毫米 1/16

印 张:18.5

字 数:250 千字

书 号:ISBN 978-7-01-012295-3

定 价:37.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出版说明

人民出版社及全国各省市自治区人民出版社是我们党和国家创建的最重要的出版机构。几十年来，伴随着共和国的发展与脚步，他们在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方面，出版了大量的各种类型的优秀出版物，为丰富人民群众的学习、文化需求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但由于环境、地域及发行渠道等诸多原因，许多精品图书并不为广大读者所知晓。为了有效地利用和二次开发全国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优秀出版资源，向广大读者提供更多更好的精品佳作，也为了提升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的整体形象，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决定，在全国各成员社已出版的数十万个品种中，精心筛选出具有理论性、学术性、创新性、前沿性及可读性的优秀图书，辑编成《人民·联盟文库》，分批分次陆续出版，以飨读者。

《人民·联盟文库》的编选原则：1. 充分体现人民出版社的政治、学术水平和出版风格；2. 展示出各地人民出版社及其他成员社的特色；3. 图书主题应是民族的，而不是地区性的；4. 注重市场价值，

要为读者所喜爱；5. 译著要具有经典性或重要影响；6. 内容不受时间变化之影响，可供读者长期阅读和收藏。基于上述原则，《人民·联盟文库》未收入以下图书：1. 套书、丛书类图书；2. 偏重于地方的政治类、经济类图书；3. 旅游、休闲、生活类图书；4. 个人的文集、年谱；5. 工具书、辞书。

《人民·联盟文库》分政治、哲学、历史、文化、人物、译著六大类。由于所选原书出版于不同的年代、不同的出版单位，在封面、开本、版式、材料、装帧设计等方面都不尽一致，我们此次编选，为便宜读者阅读，全部予以统一，并在封面上以颜色作不同类别的区分，以利读者的选购。

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委托人民出版社具体操作《人民·联盟文库》的出版和发行工作，所选图书出版采用联合署名的方式，即人民出版社与原书所属出版社共同署名，版权仍归原出版单位。《人民·联盟文库》在编选过程中，得到了人民出版社市场联盟成员社的大力支持与帮助，部分专家学者及发行界行家们也提出了很多建设性的意见，在此一并表示诚挚的感谢！

《人民·联盟文库》编辑委员会

序

黄心川

有生必有死，这是人类最一般的规律。生不可选择，死却可以选择。古人有云，要死得其所。人之死，有的重于泰山，有的轻于鸿毛，悲惨壮烈的牺牲固然让人动容，但是绝大部分人都是静静地离开这个世界。过去人们看重现世的生活，对行将离去的人，特别是一些有痛苦和疾病的人怎样走好的问题，似乎没有很周密的考虑。其实生死是一体的，当我们的物质生活变得越来越丰富的时候，怎样去面对死亡也成为人们思考的问题，于是死亡这个特殊的议题成为题中之义，引起人们的关注。

现代临终关怀的最重要特点是，充分考虑到人的需求，即从人性的角度来帮助那些行将离开这个世界的人，使其得到最后的关爱，让死者安详地离去，让生者得到安慰。虽然这种做法和临终关怀的口号是现代社会的产物，但是它的思想在古代就已有之，作为世界古老的宗教文化遗产之一的佛教文化，富含关于生命末期的内容，就是值得我们借鉴的传统资源之一。

佛教是重视人的宗教。释迦牟尼佛的创教理论是在反对婆罗门教种姓分立的观念下建立的。佛陀认为，人的高低贵贱并不是由于人的出身，而是由于人的行为，即由“业”所决定的，所以出身卑贱的人一样

能成为贤人。《长阿含经·小缘经》说：“汝今当知，今我弟子，种姓不同，所出各异，于我法中出家修道，若有人问：‘汝谁种姓？’当答彼言：‘我是沙门释种子也。’”凡是出家皈依佛教的人，都是“沙门释种”，在僧伽组织里只有出家戒腊的长短，没有社会地位的高低。“众生平等”的思想是佛教特有的思想，由此延伸出慈悲为怀的主张，即一切有情皆应得到悲心的怜悯，所以要“大慈与一切众生乐，大悲拔一切众生苦”，“与乐拔苦”的行为成为佛教信徒救度众生的义务。佛教对生命的爱护思想也富有特色。不杀生是佛教的基本戒条“五戒”之一，它是受护生思想的影响之后而建立的。《法句经·刀杖品》说：“一切惧刀杖，一切皆畏死，以此度他情，莫杀教他杀。于求乐有情，刀杖加恼害，但求自己乐，后世乐难得。于求乐有情，不加刀杖害，欲求自己乐，后世乐可得。”予人与乐，才能自己得乐，生命的价值在于为别人提供快乐，杀害其他生命，也等于残害自己的生命。佛教要人尊重别人的生命，尊重人的尊严，这一思想是难能可贵的。佛教的解脱思想也有自己的特色。佛教的根本目的是要人得到解脱，获得真正的自由，由此佛教要人修行，认为通过各种各样的修行方式，最后就能达到涅槃寂静的终极解脱境界，“了生脱死”遂成为佛教解脱的另一个代名词。以上是佛教的平等思想、慈悲观念、爱护生命的主张与了生脱死的目标，它对当代死亡研究乃至临终关怀的理论思想无疑有着重要的借鉴意义，值得我们好好地去进行研究。

海波同学具有相当丰富的知识结构，从生命科学步入宗教学，攻读博士期间又从事中国思想史的学习，具备跨学科研究的实力。从生死学的角度来探讨佛教的生死观，我以为这一课题的研究很有意义，也很有价值。生、老、病、死是佛教信徒所要面对的根本问题。讨论佛教的生死观，既是对古代佛教的人生观做一个历史性的总结，也是为发展当前的终极关怀理论提供更多的思想参考，所以这个课题的现实意义是非常明显的，也是有必要的。构建和谐社会离不开对古代思想文化的继承，充分挖掘古代文化遗产的精髓，为现代化社会服务是当代学者的任务之

一。海波同学在此交出了一份令人颇感惊喜的答卷，为现代社会与现代人在处理死亡问题时提供了一条新的思路，表现出开阔的学术视野，以及对人文关怀的思考和现实问题的关注，希望她在未来的科研工作中再接再厉，不断地撰写出更多更好的学术成果。

是为序。

2007年1月12日于北京潘家园寓所

导 读

众所周知：佛教以“了生脱死”为旗帜。死亡，是佛教着重解决的根本问题，佛教留下浩瀚的文献，详述死亡之种种，超越死亡的实践方式也一直流传下来，构成中国死亡文化和死亡心理的支柱。

了解佛教的人们也都知道：佛教对死后生命有众多言论，六凡四圣十法界，瑰丽有序的他方世界层层无尽，令人目不暇接，和现世生命紧密相连，对信众有强大的吸引力。

深入研究或修习佛教的人都清楚：佛教的宗教特性又在于，佛教不仅提供对于个体生命的关怀，教授坦然面对生命终端的各种途径，同时也提供人类生命的终极关怀，指出生命的终极目标与终极境界。

可是，少有人注意到：佛教对死亡的生理和精神过程多有述及，不仅令佛教与现代医学之间形成对话基础，还令佛教与当代社会大众关注的一系列死亡议题、新兴的死亡研究，乃至指导个体和家庭处理死亡问题等诸多方面，形成一个相当广阔的对话平台。

更少有人知道：佛教经典在西方受到社会和学界的双重推崇，是人类破解死亡的指导手册，同《埃及亡灵书》一起被奉为“死亡学宝典”。

本书就从以上几个方面深入，从中国传统看待死亡、处理死亡事件入手，再结合现代科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展现佛教死亡观的各个主要层

面及其对华夏死亡文化的影响，前者典型如：死亡时刻发生了什么？存在死后世界吗？后者典型如：为什么家中丧亲对逝者有“做七”的习俗？等等。

通读本书，将会了解古往今来、东方与西方对死亡的探寻和认知，不乏有趣的知识 and 睿智的启迪，且听作者娓娓道来。

前 言

死亡，人类与生俱来的遗憾！

面对死亡之谜，人类有过怎样的追寻？

死亡日趋进入我们的视野，现代科学对死亡了解多少？

现代社会又有着怎样的应对？



墓 碑

死亡，是所有宗教和哲学不可避免且历久弥新的话题；死亡之谜，是人类理智面临的尖刻挑战。当代，随着以死亡及其相关实际问题为研究对象的死亡学成立，死亡问题冲破种种文化的禁忌跨入显学研究领域。

死亡问题的处理，紧密关系个体的临终关怀和社会的人文关怀。在世界文化现有的理论和实践当中，在人类的终极关怀层面扮演重要角色的宗教，是死亡学发展的宝贵资源和基础。在所有宗教之中，又以佛教教义体系最为丰富深厚。佛教以生死为关注的首要课题，对死亡问题进行全方位探讨，拥有丰富的死亡理论和实践体系。其解脱之道建立的视阈(yù)基础广阔，对死亡问题形而上追寻死亡本体，形而下探求死亡过程的身心变化，同时挖掘和发挥死亡对于生命质量提升的作用。佛教死亡观不仅在观念上有助于消解人类追求永生的本能和客观必死的现实之间的深刻矛盾，为人类文化史留下了一大笔精神遗产，并且还是世界上所有哲学和宗教体系之中，唯一可以与现代死亡学进行全面对话的理论体系。本书即以现代死亡学的视角，研究中国佛教的死亡观，通过梳理佛教丰富的死亡理论和实践体系，力图揭示中国佛教死亡观的建立、发展和影响脉络，并试着在有限的范围内完成其现代价值的转换。

一、研究背景

本书的研究源自当代死亡学研究进展的刺激。死亡学是注重将研究成果转化为实践指导的学科，最高目的是能够破解死亡之谜，最低目的是帮助临终者克服死亡焦虑，指导人们获得善终。笔者以为，以现代死亡学为背景，最能凸显佛教死亡学说的特色和研究价值。

死亡学的滥觞可溯源至 20 世纪初，1908 年诺贝尔医学奖的得主之一——旅法苏联生物学与细菌学家梅契尼考夫在 1903 年出版的《人之

本质》一书中，首先提出“Thanatology（死亡学）”一词，并将它界定为“研究死亡与临终之学”，拓展开来就是探究与死亡、濒死以及临终相关的现象、感受、经验、行为及思想的学科。此概念最初仅有名义而缺乏学科内涵，在欧洲大陆少有共鸣。1912年，美国纽约水牛城大学医学院外科医学教授派克医师（Roswell Park, M. D., 1852—1914）首度将“死亡学”概念引入美国，同样未受到重视。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欧洲存在主义哲学兴起，存在主义关注死亡及自杀等生死议题，受其思想冲击，战后开启了国际性的自杀防治运动，从而促使欧美学界开始了对“死亡学”的探讨。1959年，美国南加州大学医学院教授赫门·费斐尔（Herman Feifel, 1916—2003）主编的《The Meaning of Death》（《死亡的意义》）一书出版，代表着死亡学发展的一个里程碑。该书从生理学、医学、心理学、社会学，乃至哲学、宗教、文学与艺术等众多学科角度探索死亡议题，一经问世，立即引起美国社会各阶层的热烈反响，不仅开启了北美洲教育界推动“死亡教育”的契机，还促成死亡学的学科建构，标志着死亡学成为一个独立的学术研究领域。近半个世纪以来，由于全球癌症发病率的持续升高和人口呈高度老龄化趋势，直接刺激了临终关怀事业的急剧发展，带动了死亡学研究的不断深入。

中国港台地区最早引入死亡学，其中又以台湾旅美学者傅伟勋教授为代表。傅伟勋于1993年出版著作《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①，以西方的“死亡学”和“死亡教育”为起点，广谈自杀、安乐死等等问题，并畅论基督教、印度教、佛教等世界宗教以及儒道两家对生死的看法，而后指出“死亡学”和“临终精神医学”的不足，进而立足于本土文化，结合中国传统文化当中生死智慧的思想精华，提出“现代生死学”的概念，正式提出以“生死学”一

① 傅伟勋：《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台北：正中书局1993年7月版。

词作为新的学科名称，并给出理论建构的设想框架，强调“生死为一体”和“以爱贯穿生与死”的原则。“生死学”^①的提出，是傅伟勋将欧美文化土壤中萌芽的“死亡学”移植到中国的一种努力，引起台湾社会和学界的广泛反响，开启了台湾死亡学研究的先河。十余年来，台湾的生死学研究取得很大进展，死亡教育已被列为高校的通识课程，相应的，对临终者及其家属的关注和实践遍及宝岛。

大陆地区的死亡学研究严格说来正在起步，尚未形成气候，目前主要限于对“安乐死”的讨论和临终关怀研究。1988年7月天津医学院成立了第一家临终关怀研究中心，是为大陆引进死亡学之始，随之出现一批专设“死亡研究”专栏的杂志，如：《临终关怀》《医学与哲学》《中国医学伦理学》等，极大地促进了我国死亡学研究的步伐。此外，近几年来国内还陆续出版了十多部与死亡学相关的学术专著，如：段德智的《死亡哲学》^②、毕治国的《死亡哲学》^③、杨鸿台的《死亡社会学》^④等，并翻译出版了部分国外学者“死亡学”方面的著作，有：美国舍温·纽兰的《我们怎样死》^⑤、俄罗斯A. H. 拉夫林的《面对死亡》^⑥、德国贝克勒的《向死而生：哲人小语》^⑦、威克科克斯和苏顿编的《死亡与垂死》^⑧、波伊曼主编的系列伦理学著作等。但整体而言，我们的研究理

①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生和死作为生命的一体两面一般都是一起论述的，所以，傅伟勋先生以“生死学”来界定新兴学科更符合生命的实相。但是二者毕竟不同，为了突出“死亡”研究的特异性起见，本文在文中仍采用“死亡学”一词。

② 段德智：《死亡哲学》，湖北人民出版社1991年8月版。

③ 毕治国：《死亡哲学》，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9年3月版。

④ 杨鸿台：《死亡社会学》，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7年12月版。

⑤ [美] 舍温·纽兰：《我们怎样死：关于人生最后一章思考》，褚律元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年1月版。

⑥ [俄] A. H. 拉夫林：《面对死亡》，成都科技翻译研究会译，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年5月版。

⑦ [德] 贝克勒编著：《向死而生：哲人小语》，张念东，裘挹红译，三联书店1993年12月版。

⑧ [美] 威克科克斯等编：《死亡与垂死》，严平等译，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年10月版。该书于2001年再版，改名为《与名家一起体验死》。

论创新不大，重复度颇高，研究领域比较单一，多项基础研究还是空白，基本理论尚主要依赖国外的研究理论和成果，缺乏主体意识。

事实上，死亡学是一个引进的学科，在欧美学界起步也不过区区几十年，至今仍然是发展中的一门开放性学科，存在着学科主体性及其范畴应如何定位的问题。另外，西方注重逻辑和认知的原则常常在死亡研究中受到挑战，在固有的研究模式下，死亡的未知性和不可经验性严重制约着这门学科的重大突破。与此相反，东方文化具有特殊的整体性思维模式，在某些方面蕴涵着西方文化无法比拟的内容，也许这些独特之处正是能够对这一西方学科做出突破性贡献的地方，所以，一味借鉴和学习西方，无助于死亡学的全面发展和持续深入，更无益于死亡教育在我国的推广。可喜的是，我国有一批学人敏锐地观察到死亡研究在当代社会的需求，注意到中国传统文化中富含生与死的智慧，已经发表一些关于传统死亡观研究的成果。这些成果多从文化角度出发或进行，属于纯粹观念性的研究，没有进入死亡学的研究领域，从而难以发挥其研究意义和实践价值。至于佛教，连类似研究成果也不多见，更难谈物尽其用，其丰富的死亡学说和实践方法仅有少部分在民间被信徒有效应用，这对于亟待发展完善的死亡学来说，不可谓不是一种资源浪费。

二、研究意义

“死”与“生”构成人生问题的两个相互规定相互转化着的方面，对“死”的思考欠缺必然使对“生”的思考难以深入。死亡，不只是一种生理现象、文化现象，同时还是一种特殊的精神现象，涉及人生一系列的根本性问题。研究死亡问题，只有置于经验和超验、形下和形上双重视域的辩证关系之中，从存在论的维度进行观照、辨析，才能真正对它有所洞见。佛教对死和生的探讨在这些维度都有论及，且形成一套自

洽系统，是为各种文化体系对死亡问题论述和实践之最为丰富者，尤其
是中国佛教将印度佛教的解脱理论直接具体化为“了生脱死”的口号，
旗帜鲜明地以解决生死问题为目的，研究相关理论，势必对当今全球面
临的死亡事宜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双重价值。

理论意义

佛教的死亡理论是中国死亡学说的主要组成部分。佛教以生死解脱
为人生最高归宿，融宗教信仰和哲学思辨为一体，其理论体系是关于生
死超越的哲学，修正体系为相应的具体实践方式。中国传统思想中，儒
家的死亡理论甚少，主要讨论死亡事件的处理问题，道家以自然之道论
述死亡，富有超越性，却远离民众，所以中国主流文化在死亡观念和死
亡心理方面存在真空地带。佛教的传入填补了这一空白，极大地丰富了
中国的死亡理论，对中国的死亡意识和死亡实践影响深远。整理研究中
国佛教的死亡理论，可以勾勒出国人死亡心理的变化，分析它对传统死
亡观的冲击、为中国人所接受的原因，同时又是审视佛教中国化过程的
一个新角度，更为重要的是，必将有助于中国死亡学研究的进展和理论
建构。所以，研究佛教的死亡理论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此，
有必要就佛教对死亡学的研究加以说明。

死亡学研究可以分为形而上的死亡哲学和形而下的具体学科两大领
域。从死亡哲学角度看，佛教可谓达到理性思维的某种巅峰，能够化解
当代西方死亡哲学所面临的困惑。当代西方死亡哲学的发展极其辉煌，
中世纪的基督教神学经过文艺复兴后的多次冲击和反省，许多现当代西
方哲学家，如叔本华（Arthur Schopenhauer）、克尔凯郭尔（Soren Ki-
erkegaard）、海德格尔（Martin Heidegger）等，一改近代西方哲学家
漠视死亡、回避死亡的消极态度，突破中世纪死亡哲学的神学视野，开
始用人的眼光看待死亡，强调死在生中，提倡直面死亡，把死亡问题提
升为哲学的一项根本原则。他们在倡导死亡的人化或生命化和“向死的

自由”、阐扬死亡的非理性体验诸方面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是西方死亡哲学史上的一个巨大进步。然而，对于死亡本体，存在主义最终走向虚无，于死亡问题的实际解决无所助益。哲学家自身亦缺乏面对死亡的坦然，反而具备似乎较常人更为深重的死亡焦虑，他们在构建现当代西方死亡哲学的同时，营造了一种近代西方死亡哲学不曾有过的悲观主义氛围。叔本华称，人生是“常住的生命意志的”，是“被拦阻了的未即死亡”^①；雅斯贝尔斯宣布，我们是“处于死刑缓期执行时期的人”^②；海德格尔宣布：“作为向其死亡的存在者，此在实际上死着”，断言“只有死亡才可以把此在之存在的本真性与整体性从生存论上带到明处”^③；萨特宣布，我们是“要死的自由的人”、“人是一种无用的激情”^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这种悲观主义的气氛给现当代西方社会的人生观带来一定负面效应。与此相反，佛教看视死亡的视角与存在主义相同，也是以死观生，回归到死亡本身，不同的是佛教的死亡学说立足于死亡的基本属性——死亡生物学进程之上，对死亡的超越有切实的落脚点，死亡本体与人生的终极意义和宇宙本体合一，所以佛教对死亡的看视，充满了积极和超越的色彩，既没有步入神意决定论，也避免了流于虚无。

再从具体学科来看，笔者研究发现，佛教是当前世界文化体系中唯一可与死亡学进行全方位接轨者，其最为特殊之处表现为死亡进程的破解。现代死亡学所涵盖与整合的科技领域包括：心理学、社会学、护理学、医学、伦理学、法律学、政治学、自杀学、教育学、历史学、人类学、艺术史以及老年学等学科。以上内容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针对

① [德] 叔本华：《作为意志和表象的世界》，石冲白译，商务印书馆1982年8月版，第441、426页。

② 中国科学院哲学所西哲史组编：《存在主义哲学》，商务印书馆1963年3月版，第191页。

③ [德] 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陈嘉映、王庆节译，三联书店1987年9月版，第310、280页。

④ [法] 萨特：《存在与虚无》，陈宣良译，三联书店1987年9月版，第701、702页。